



官板

書集傳纂疏

六止

文彙
14
78

口 12
3082
6止



口 12
號 3082
6

書卷第六



蔡氏集傳

新安後學陳櫟纂疏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又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官之事。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纂疏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先生曰。漢自古而論矣。纂疏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



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加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非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傳襲，不復改正。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公戒王之書也。周官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沒後有顧命，乃王將沒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愚謂周禮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周公尚在深玩周官文意，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戒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

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纂疏**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縣力小才所成。王不出閭闔之辱，王耳，今撫萬邦，至莫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宗周，正治官訓督，裁正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其何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乎。愚謂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九服中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四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爾。**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纂疏** 張氏

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幾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於一

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速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纂疏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

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

訓迪之也○愚謂王意謂今非民綏六服承若已安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

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

又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

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

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

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

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

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

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

纂疏孔氏曰弘大道化○葉氏曰成

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

周公歿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

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太保以下皆卿也時召公為保兼冢宰伯為

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

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

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之而已而六卿自若也成周實以三公三

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

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

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變理運

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

言之公反不與何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王尊三公之至

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愚謂文王時

太公已為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為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弘化以為天

地之化固有範圍天地之化可證但下旬有亮天地上句似不必又以為天地

之化孤之弘化對公之論道且言貳公正是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

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宰治

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

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纂疏呂氏

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授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

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

一所操至簡也所謂齊者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而相業盡矣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事莫非治也愚謂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亦為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官擾馴也地職而後可以治歟

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

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衆故稱司徒張氏曰擾猶擾龍之擾馴習之也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也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也愚謂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

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一失其禮則僭亂諂佞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愚謂宗秩宗之宗伯長也秩宗與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之治神人蓋以神包祇即三禮也孔註云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此註甚當是宗伯所掌乃

三禮與五禮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和有樂之意耳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

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纂疏呂氏曰自夏命伯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邦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

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纂疏陳氏大猷曰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陳氏經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分三官周合為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為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

同蓋本闕冬官漢儒纂疏陳氏大猷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冢宰教以考工記當之也

加甲兵小者加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

化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

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

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中而首

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纂疏非處身外也六卿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諸侯以應六卿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愚謂周以六卿倡九牧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為治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

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于岳者猶舜之肆覲東

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纂疏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所以振其綱也六年一朝以達其壅時巡至明黜陟以修其廢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矣是制嘗見於虞

書復見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王氏曰每一歲一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又六年五服兩朝然後王一巡狩殷國也○林氏曰明黜陟即王

制所謂不敬孝者削地黜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而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

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兵衛日眾徵求日多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

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

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今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

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今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可行也纂疏陳氏經

天下之公理減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纂疏曰令未

出而致謹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何以

示信乎○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呂氏曰令之大者出於君百

司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愚謂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減之者純乎公

理而私欲淨盡之謂也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減其私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

減字允字須勘破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

面莅事惟煩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

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

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

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

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纂疏孔氏曰臨事而議之以制其出入○

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曰以制○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即所學之成法也○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為法○呂氏曰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失之不及忽失之過其荒政均也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繁矣○愚謂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當官議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庶酌古通今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奇而至於好異者如荆公是也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之師不學則於理不明臨事惟見其煩擾而已學古則議事有所據而不迷不學則佐事無所見而煩擾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事之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思問辨皆學業至於道克德備則學之功成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謂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位 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纂疏 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德於恭儉則為德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偽矣恭儉出於德者逸而休恭儉出於偽者勞而拙○愚謂期待之說合刊

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纂疏 愚謂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祿利與危辱為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厖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眾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愚謂以上成王畫一以戒卿士言言精當脫諸篇之估屈聳牙而讀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公也○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敬爾官治爾政即前欽乃攸司也總言惟在輔君以永安民耳○愚謂上文戒卿士而不及公孤公孤德尊望重不待於戒勅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三公德尊望重不無待於表率也

諸家多以三事為三公惟蔡氏以為即立政三事而不指為三公立政之作三事三宅也周官之三事三公也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後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何疑焉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

書以君陳名篇

纂疏

夏氏曰必封國故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鄭康成中庸注君陳

周公子○王氏希且曰觀篇中略無命子繼父職之辭意鄭說非○呂氏曰此篇戒勅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君陳蓋新進者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至矣繼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駭之一循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臣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

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常如周公之臨其上和順可前也此命君陳大旨也故曰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臣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能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纂疏

呂氏曰孝恭即今德之實

○真氏曰孝者必友不友則戚親之心非孝矣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民彝混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正其本也○愚謂治洛以化商民為重故君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

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委蕭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

纂疏 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曰至治馨香之功孰能與於斯

纂疏 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馨惡政之極曰刑發聞惟腥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穢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馨曰流芳惡聲曰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為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苾芬可以為馨香則隨之柔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式時猷訓孜孜無逸所謂懋昭周公之訓即此是也○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董氏鼎曰益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曰明德惟馨感于神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

圖厥政莫或

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眾虞度也言圖謀

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及覆與眾共虞度之眾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纂疏 呂氏曰廢公之法也政由俗革斟酌權量以求其當也○爾有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

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纂疏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之昭著也○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已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已○真氏曰善則

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愚謂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已而得嘉謀猷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聞善不違使行之非有德之君不能然也方進言則善在臣能聽言則善在君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王非欲臣之譽已蓋欲其審謀猷以見之施行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然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之有也葛真之疑殆未為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云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也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其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呂解別一本云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當人欲為防制則易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所當遵然未言今日待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下文則言犯法者待之又當如此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狗已此則慮君陳之狗君

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狗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

章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

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纂疏孔氏曰罪雖小三犯不赦唐孔氏曰言三再猶可赦也○愚謂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不率教者無忿疾之率教者當器之而不可責備之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

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林氏曰忍者勉強容者自然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勾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不忍則亡矣何以能濟湯於葛文於昆

夷容也包之度內如天地然孰能測度之非簡厥修亦簡其或不

德之大而何○陳氏傳良曰習忍可以至容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

行義之良者以率

纂疏

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夏氏曰其不良則人勵行

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遷其自修而純為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也○愚謂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

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而歸厚特非聲音笑貌

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

纂疏

孔氏曰民不從所令而從所好在上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為薄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者○呂氏曰東郊之任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康誥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俗薄可知君陳藥其病惟敬典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借之大道此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罔不變允升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謂永膺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趨化言此人君受福之實也天保受福之詩亦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即成康之意○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愚謂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即從厥攸好也商民之頑原於昧天敘之典惟敬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恭之君陳能之孝父母友兄弟君陳厚於天敘之典久矣敬典在德王蓋即其素履以勉之也德者化商民之本敬又德化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

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

疏

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

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大臣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托孤所謂

受遺蓋其一職耳武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箝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冲遭四國之難事亦殆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為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托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頰

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人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

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纂疏

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

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唐孔氏曰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彤似姓之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夏氏曰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為何日○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爛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夕之積哉

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

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

言曰病曰疾甚纂疏夏氏曰恐不得誓言嗣續之事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

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纂疏問麗孔音也諸家作附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肆或訓勞或訓習前篇有麗著定民居也○愚按奠麗至不違諸說皆不通宜缺在後之侗敬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
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

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
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治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
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
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
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
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
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
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奉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
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
安婦人之手也明
纂疏
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
威復以敬授羣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
矣其致刑措宜哉

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
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呂氏曰人受天地
之中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凡人有輕躁縱肆或踰其則乃人自亂
其威儀天則本未嘗亂也○愚案呂解自亂甚當而非幾欠緊切蔡解非幾儘
密而自亂未允當蓋云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威儀之亂乃其著
也不待著而後戒也非之幾方微萌於不善而嚮於惡已當戒矣爾臣其母以
釗冒進于非之幾乎威儀之治亂判於念慮之是非自亂威儀由冒進非幾始
以如以其君霸之以釗之得失以之者格心之大臣也即夫人之自亂于威儀
者為戒其必自無以君冒進于非幾者先之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意不相遠其聞
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流派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

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
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纂疏
唐孔氏曰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庭路寢之庭靜以俟終也
○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一叔流言王不無疑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歿乃能如此
得非周召輔導養成其德故死生之際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
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明王之學也

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
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

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威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纂疏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曰桓毛必宿衛之臣○林氏曰太保命二臣於呂伋處取干戈持以統虎賁迎太子桓毛以冢宰之命而後同於奉迎齊侯以冢宰之命而後授之兵衛姦邪何自萌哉○王氏曰稱子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
傳顧命於康王
纂疏 陳氏大猷曰將紀先王

并作授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饗是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

西伯為相須取也命
纂疏 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斂天子七

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日而殯於死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薛氏曰士山虞匠人等致材木須待以供凡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命作冊度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
狄設黼衣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為斧文者設黼衣綴衣
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衣屏風畫

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纂疏 唐孔氏曰自設黼衣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

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衣綴衣
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

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

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
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
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

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
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

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
室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

色雜為之緣漆漆仍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
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席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
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
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纂疏 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

西戶牖之間即當宇之所西序東嚮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東序西嚮就路
寢東廂設座西嚮也○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
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西夾南嚮蓋在
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王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楹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
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
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楹國名楹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
渠鼓鼓長八尺兌和比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鼓鼓文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至夷至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
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至夷玉而河圖參
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
主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
之示能守也於顧纂疏陳氏大猷曰此陳世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
命陳之示能傳也纂疏王五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言至一雙曰重古雙玉
為鼓圓曰璧銳上曰圭琬有鋒芒琬無鋒芒大至華山之至夷至東夷之美玉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

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
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
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
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

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
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
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纂疏鄭氏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
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纂疏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
方北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
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
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
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
輅○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車輅時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刀夾兩

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

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
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刀刀外嚮也堂廉曰
祀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
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至宮皆士大
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

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惟埋囂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纂疏 孔氏曰側階北下立皆上。唐孔氏曰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陳氏經曰自設黼座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先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纂疏**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禮之變也。○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來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也卿士王朝公卿大夫傳曰鄭武公為平工卿士但陪位無職事各入即所次之位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

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纂疏** 蘇氏曰彤裳亦變也彤赤色。○董氏曰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掌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即宗伯或言大宗或言上宗者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瑁一人奉瑁。曰皇后憑玉几

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所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

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纂疏**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之先訓也。故此言命汝嗣訓變亦和也荅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

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

介圭可知宗伯曰饗

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酌酒於神座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王肅以咤為奠爵

經典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齊示飲而實不忍也○唐孔氏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

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保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

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

荅拜

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

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

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纂疏

愚案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蘇氏以為至齒

不飲與齊同義初以咤從口意蘇說是及考字書方知寤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寤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云說文作寤觀此則咤訓奠爵不可

易也若與齊同義則君咤臣齊於義何分且與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

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王荅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極紛紛揣度要之王荅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

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極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

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極前其荅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荅其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

回護哉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於極前即位而涉旬日乎曰君薨百工總已以聽於

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以輔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

公處危疑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或曰黃朱若筐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贊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送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王庭○愚謂奠如奠鴈之奠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

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

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美若未詳蘇氏曰美里也文王出美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美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美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纂疏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繼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張氏曰恤西土以周業基於西土不忘本也○愚謂美若難強解合缺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

初崩未喪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纂疏問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勝嘆哉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張氏曰繼新陟王惟在於敬敬則歷年不敬則墜命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也新王即位元老當以道德進告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

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施於康王之時則不可泛言於新王之前也○一說高祖猶說命言高后謂文王也○愚謂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而弱弊証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矣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

詰報詰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昔君文武丕平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也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於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勦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上天

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愚謂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

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母遺我稚子之恥也

臣服于先王汝尚相與顧安之顧謂念而不忘則先公之靈安矣○呂氏曰又戒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時位有殊厥若者其所當

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

羣公既皆聽命

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

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

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

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

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

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

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

書集傳纂疏卷六

十七

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嘗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荅潘子善○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王氏曰相揖擯相者揖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春秋猶有可改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尚有四國淮夷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

禮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某嘗以問之卿先生卿先生曰惜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幸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愚謂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陳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重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幸西方諸侯入左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翕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詞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證之朱子之說荅潘時舉一段未嘗必主蘇氏意可見矣今兩存二說以俟來哲擇焉若必非召公東坡已盡之尚何容喙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

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書豐刑此為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纂

○字通曰畢命非畢命蓋外別為豐刑蓋也

○周商之代更治居庚午庚子庚辰
○相十五宜故康王廟制可以示
○相十五宜故康王廟制可以示
○相十五宜故康王廟制可以示

書之訓也世更治居庚午庚子庚辰

書集傳纂疏卷六

十一

疏 呂氏曰周公始遷殷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殷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

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陳氏大猷曰釐雖有辨別

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

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

全解王聖王城王城者以聖
九與會也後亦不可謂之王
○周公葬於五季居陳絕周公之
後周公陳公亦祭如祭也
此時四十二年言三紀舉大數也

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道有升降政由俗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大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惟

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

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

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拱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

纂疏 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能勤小事大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入虞訪于羊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王時已為大臣也○呂氏曰畢公元老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雅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新進若然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

書集傳纂疏卷六

十一

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
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愚謂臧厥臧即下文
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克畏慕也○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
王曰嗚呼父師

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

不敢屈公**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

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

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

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幸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

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

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

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

易湮世平則易玩時輯而屢省之乃**纂疏**孔氏曰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

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纂疏**往治當識別民之善惡表異其居

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

沮勸○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表宅里如今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郊圻謂邑之境界○王氏曰彰善者則惡者恥其不若是

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

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

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千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

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

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

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決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眾或以召亂

矣因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愚謂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

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

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聞夷惠

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為二字未當呂以使惡者遺臭兼言不若專以

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言此數句旌別淑慝綱也表宅里樹風聲

使人知善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井疆使人知惡之可畏別慝也不可為癉

全神旌即此言表厥宅里即即
又謂殊厥井疆宅居也

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

而巳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

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商俗

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

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

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以告畢**纂疏**夏氏曰政與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

公者也**纂疏**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

能體要。○唐孔氏曰：韓襄子言紂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愚謂：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所關大矣。我聞曰：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

世同流。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泰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

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纂疏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

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

放心，而其所以防閑。纂疏陳氏大猷曰：席藉也。○陳氏經曰：人心難收，於已其和者，猶甚難也。

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即閑之道。資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材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

陳氏曰：訓不由古訓，則非德義之訓也。○老氏以清靜為德，揚以為我者，義何以為訓乎。○禮記中庸篇云：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也。

陳氏曰：訓不由古訓，則非德義之訓也。○老氏以清靜為德，揚以為我者，義何以為訓乎。○禮記中庸篇云：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也。

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纂疏陳氏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訓乎。

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執

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善，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絕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愚謂：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

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盡矣。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

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

其德信乎。纂疏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怨，慮其難制，而遇以柔，其修矣。則必玩，惟不偏而處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

以安危係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

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

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

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愆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之日之功所能哉商民甚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遠而公

之子孫皆賴於此可見周公化商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

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

休于前政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

合解公其以是成周之治為我周印立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名顯於後世

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董氏鼎

曰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如錮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何其仁哉

○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詔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

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問君牙固命等見穆王氣象甚好後

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蔡仲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

然○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固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

獻在○音敷穆王曰小序以為穆王股肱然篇中但稱文武而不及股肱蓋其卿大夫曰穆王于先王不祖其儀與君子之焉○周禮注云則魯于王以誠其功也於於深先王祭之盛廣告其卿大夫曰穆王于先王不祖其儀與君子之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

於於旌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

全解君牙之祖考蓋皆與大司徒之職矣蓋若鄭國公武公父子經為周司徒也成王之王將崩周王初立為伯為司徒而君牙在穆王之世為之司徒而君牙之意是西伯之子孫也○周禮司常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條于大司

書真傳纂疏卷六

二十一

說命昔先王保衡作校先王
先王先世長官之臣

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纂疏**張氏曰：穆王父昭王南征不復，故有蹈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不足以致動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衰焉。○愚按：先王之臣，本或作先正。孔注亦惟祖父之臣作先王。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又案：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伯為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今命爾予翼作股肱**

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欲**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

不正。○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博矣。敷典和則。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陳氏雅言曰：夏而暑。暑而雨。此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不遇其食。殆其於冬而寒。寒而至於死。此亦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之不得其衣者。怨其怨也。

咨。咨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

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

前。人。君。纂。疏。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先王引祖父。成康也。○愚謂：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

式。和民。則曰弘。弘曰和。即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

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

說命注。祭於先王。謂正考。云先正先世長官之臣。

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宜宜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疏

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故冊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世。君弑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罔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其不沒乎。○張氏曰。伯罔為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二篇殷勤懇惻。得非當時仁人君子。閉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泣下如陸贄。為德宗作奉天詔書。而山東父老為之感泣歟。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

其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

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右者。御車

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纂疏**陳氏大猷曰。聰明言其質之生知。齊聖言其德之充極。救亦豈小補哉。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也。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呂氏曰。文武動容。何嘗不中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

世主起居。漫不加省。徒謹於議令。時所謂威其輔頰。舌感人未矣。民若邦休。豈口舌能辨哉。○林氏曰。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雖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惟予一

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纂疏

問格訓正。恐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大人格君心。

之非。是說得深者。○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于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乃拔本塞源。今予命

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或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大御中大夫。蓋周禮大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慎簡乃僚。無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今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

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纂疏

呂氏曰。命一伯罔作大正。使謹擇其僚。固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乎此。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

○左傳昭十五年。穆王卒。葬于西。無問其性。方其進身。君臣之分甚嚴。亦易化其類也。及其喪。則君臣之情。無間。故可將。其喪。則君臣之情。無間。故可將。其喪。則君臣之情。無間。故可將。

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于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儉人。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

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

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

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纂疏

呂氏曰。近習更相表裏。多以利合舍才。而此復見之。呂刑亦言貨成湯文武之隆。未

數數然。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

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罔者深且長矣。此

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

○左傳昭十五年。穆王卒。葬于西。無問其性。方其進身。君臣之分甚嚴。亦易化其類也。及其喪。則君臣之情。無間。故可將。其喪。則君臣之情。無間。故可將。

○音教云者刑律簡至用
易於施于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
之戒必非為斂民財而作也
而罰之全乃哀矜敬慎之
意者得生者惟死也篇
蓋入道之神明乎初戒於
詳復詳被罰則既後篇中
訓夏刑刑遂使解者歸
為讞誤借也

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
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
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
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
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
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
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
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
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纂疏
問鄭數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
曰他門都不去致那贖刑古之
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皆是流竄想穆王胡做晚
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其中論
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唐孔氏曰書
傳引此篇語多稱甫刑者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之生甫及申
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世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
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刑
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王
司寇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獄故以
呂刑
○今古文尚書無詳字
刑則聖人取之於各取其子抑揚垂成後世子○竹屋穆王年作呂刑會甫侯子豐○全解穆王命呂侯作
引此石刑刑有詳字
呂刑
此書以若諸侯則呂侯為司寇司侯掌都督致佐王刑却曰故也廣漢縣白也世漢猶高利約法三善十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
惟說命語

○語委東坡解王享國百年老
作句荒度作刑作句其有理

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
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
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
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辭也纂疏
闕文○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司寇以王命作書享國百年耄荒荒忽度時世所
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八十九曰耄耄荒年老也周本紀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立五十年崩無逸皆謂在位之年此從王生年數不與彼同○愚
謂王享國百年耄荒如朕在位三十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能裁度作
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
稷可證然與土功不同蔡氏米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王
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
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
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
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辭也纂疏
闕文○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司寇以王命作書享國百年耄荒荒忽度時世所
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八十九曰耄耄荒年老也周本紀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立五十年崩無逸皆謂在位之年此從王生年數不與彼同○愚
謂王享國百年耄荒如朕在位三十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能裁度作
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
稷可證然與土功不同蔡氏米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王

○語委東坡解王享國百年老
作句荒度作刑作句其有理

鳴義姦宄奪攘矯虔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
扇熾及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鳴義者以鳴
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
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
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專刑耳椽斲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
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
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枯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

○古史系傳云。舜臣也。實于四。禹。四。效。則。是。實。苗。也。又。居。世。之。前。論。帝。也。皇。帝。也。孔。傳。作。帝。者。為。是。○全。書。三。苗。三。帝。三。帝。指。位。之。後。分。背。三。苗。帝。即。位。之。後。發。皇。帝。當。為。舜。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效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纂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為鴟梟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若民。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帝堯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蚩尤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唐孔氏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氏曰。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蘇氏曰。鴟義以鷲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觀一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三苗為淫刑之始。○張氏曰。方並也。如方舟之方。○愚謂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二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呂氏又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方及誅四凶。苗居一焉。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淫于

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
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以。則不求之渺芒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煮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
纂疏
唐孔氏曰。羲重之子孫。和

○全解以明之。德輔天子。帝道

黎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者。今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之曰神降于羊。即此類也。○張氏曰。國將亡。聽於神。苗俗以詛盟為事。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張魯亦以五斗米首過。以誘人。皆是也。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楊氏時曰。揚雄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

近重和近黎義和非重黎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義和掌日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義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呂氏曰治世神怪不與者只為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所以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愚謂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眾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茫昧之說輔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而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非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人心未知顯明之理未順彝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撓於怪異重黎雖禁絕之未易行也惟明明非常人心先正自然求之明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不于其怪絕地天通庶其易乎又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

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

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祗德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知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實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棊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為善而不能自己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纂疏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為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荊州山曰荆山川曰江漢是也

所以表疆域○呂氏曰苗既過絕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過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德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

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為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全解

祠然後人為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恭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愚謂。鯀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至惟明。而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帝德之威。足以起民畏德之明。足以使民明威。明俱效始。命三臣致憂民之功。伯夷降典。所以折絕民入刑之路也。刑之輕重。各得其中。當輕而重。則善者懼。當重而輕。則惡者玩。難使砥德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藝。瀆之禮。次首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以正民心。又命禹。稷除害。興利以厚民生。然後始命臯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

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纂疏。孔氏曰。言堯時主獄。非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賄不行。○陳氏曰。威者倚法以為虐。富者依勢以取貨。二者皆私心也。典獄者非惟絕止其威。亦絕止其富。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

陳惟言曰。惟之言。蓋欲當時典獄之言。取此以為法也。

○金解凡言王曰者。皆謂更。之辭。如大誥。唐誥。酒誥。及此篇之末。皆王曰。故篇皆於一人之口。而屢有王曰之文。會以其語更端也。

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呂氏曰。訖者不行之謂。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于太烝。配享無窮矣。○夏氏曰。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為。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我。實我自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配天。其澤克享天心。非配享在下乎。○董氏曰。穆王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孰甚焉。○案。此一節。孔氏以為言堯時典獄者。帝世安有鬻獄。○呂氏以為為穆王戒。當時典獄者是。訖絕也。盡也。典獄非惟盡絕有權勢之威者。惟盡絕有賂賄之富者。敬忌如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無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矣。言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配天澤享天心。皆我也。配享在下。與堯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世在下。可憐於威富而不知敬忌乎。念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

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白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

纂疏

陳氏大猷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察獄既而遂殄滅之也。

吏如郵都，寤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愚謂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監虞而懲苗也。庶威奪貨分說，以與上文說威說富相照應較優。不蠲不潔其所為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

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

日勤者，爾所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府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諾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諾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纂疏**。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蘇氏曰：庶以格天命。呂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陳氏曰：爾當以日勤為安，不至以不勤為戒。戒不勤則心有作輟，而不能日勤。不勤之為害已多矣。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則吾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矣。成三德者，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王氏炎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愚謂下文有敬逆天命，則首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行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迎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之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陳雅言曰刑而刑之祥刑者蓋刑非刑以民而安民刑之祥刑也安民之道何擇何非非人言人不可以不擇何何非刑言刑不可以不敬何何非刑及言及不可以不度能擇人而後能刑也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有社者皆在所

告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刑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

纂疏

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謂之逮獄吏以不遺

決不可不盡心也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祚之短長咸寄於此○愚謂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乎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

備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乎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

纂疏

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

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眾聽之○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

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

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

纂疏

孔氏曰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舊相往來○呂氏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病有五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陳氏曰此之

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

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訟以簡核為

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

纂疏

夏氏曰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既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聽竟捨之可也

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留神兩分錢九分六厘三毫九絲七忽不○錢分七絲七分七厘七毫七絲七忽七分七厘七毫七絲七忽

是於五刑之各見於徒傳唐虞已未嘗有之矣事始於夏在何時除肉刑其刻額劓鼻刑是前皆法君親見之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湮之也劓割鼻也刑則足也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錕

全解後漢書曰六百兩重者
三說曰重者三
錕錕也今東萊稱或以太
半兩為錕十錕為錕錕重
重六兩半兩錕錕似同
惟鄭氏說以錕為錕兩太
半兩故三錕則百四兩太
兩者三分而之也鄭康成
以錕為錕錕說文之錕
說文之錕錕者十錕
二十五分之三又曰北方以
二十四兩為錕錕古兩太半
之數亦異於孔氏者太半
兩如說文之錕則比之
為太輕則比之為太重也
老蘇謂錕之重古今言
七十斤有奇蓋亦因孔氏
六兩之計也

閱視也倍二百錕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錕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
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
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
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
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案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
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
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
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
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纂疏陳氏曰載於法曰刑加於
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疑者則赦之使贖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
也下倣此○夏氏曰每條必閱實其罪恐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也
○孔氏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輕罪多於前
重罪損於舊觀其目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文勝之弊亦可推矣○夏氏曰
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
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
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或緣為姦故又戒以不可用私
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平直乃亂而為曲也

惟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惟詳審者能之○陳氏曰三千者已定之法
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求盡無窮之
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
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
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
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
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
刑書者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
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
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令
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
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
可行者比附也○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錢總號為金孔以此為黃金
舜典金贖則以為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上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

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者
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
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膏者是也若諸
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
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
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

只全解有倫有要其辭也則
倫其物也其辭也則
說與康語要囚之要同
惟有倫則有當惟法惟
有要則有惟察

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
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張氏曰：殺人者死，上刑也。然有誤殺，此適輕也。則服下刑，闕殿不死，下刑也。然
有謀殺而適不死，此適重也。則服上刑，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
少。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誣罵，然所罵父
兄，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比之下刑為重耳。膠故以為齊非齊也。如上刑
服上下刑，服下前世刑，輕今亦輕，前世刑重今亦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
重，時有治亂，安得而齊之？乃所以為不齊耳。不若歸之倫理，要會知倫要則知
權變矣。○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為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為
輕重也。○王氏曰：欲為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
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
有序，謂之倫。眾體所會，謂之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
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
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中必有差，聽獄之要
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
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

眾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
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
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
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口不服其心，固圍之中何求不獲，囚辭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林氏曰：佞人
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詰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
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哀敬，哀矜勿喜
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獄，以其無不在中也。○孔氏
曰：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為辭，惟從其本情。○王氏曰：以辯窮之，彼非
心服而從，惟屈而從耳。○呂氏曰：理直者屢問無差，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樣
從，其差而察之不從，民口之偽辭，乃所以從民心之真情也。○陳氏大猷曰：從
猶服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真情畢見，雖巧辨不服從者，亦服從矣。○愚謂：非從
惟從，諸說皆意之合缺。○陳氏曰：庶者見中正之為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為
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畧。兩刑謂一人
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取專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
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兩造
至天，咸言聽獄之節奏也。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上刑至有要
言用刑之權變也。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
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
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今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

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
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
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

纂疏

張氏曰官伯官之長也前云配享在下此云作配在

有未詳者姑缺之
下見獄官之重與天配也
○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
○唐孔氏曰左傳襄十二年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禰廟故族為同族姓為異姓獄官致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葉氏曰私家私其家也
○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為囊橐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
○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之於人乃性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不中而天罰不至則典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天下者矣任則大本在故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愚謂有德惟刑謂有

○全辭為重也言美辭由於用刑故以為言之嘉師猶言良民也

德於民者惟此刑耳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於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尤受貨而富若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

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善師眾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眾當監視
纂疏
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
○孔氏曰當何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
○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苗民罔中者也
皋陶明是中者也
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末章訓迪中外無他說焉
今爾何所監非德於民之中乎
用刑者于譽欲以為德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
○或曰非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乎
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
○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缺文
○夏氏曰屬于五極附著於五刑之極也
極乃總要綱領之地
末二句總結一篇之意
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陷於罪惡非本然也
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究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
故刑曰祥刑民犯刑無非惡也
而云嘉師刑不祥器也
而云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斯知用刑之道矣
○愚謂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
或訓極為中固非徑指五

極為五刑亦非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
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罔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
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罔也既以休惕
惟勸自傲復以格其非心責臣罔有不欽之訓嗚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
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傲戒者不免躬
自蹈之逮其期頤篤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忌敬五刑敬之哉之說三
四致意焉雖周道自此衰然罔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
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捨存亡之變如此哉○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
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成中有慶書所以終○董氏鼎曰穆王命君牙伯罔
皆言文武成康獨呂刑無一語及先王意其以贖刑非家法所有故遠取金作
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謂訓夏贖刑疑本諸
此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雖非良法而尚存美意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
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

纂疏

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
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

以桓帝弓矢作策書命之
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
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
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復
為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
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為春
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已見於辭
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先儒謂書自此篇以下無

○金解孔子既取周史而
斷自康王至於呂刑定為
萬世之訓而於列國復得
命三篇遂從而附益於其
後

○麟州吳氏曰文武之德昭
明而上于天廣布而下
罔于民惟以是之及夫集
其命於文武之身罔不
之命集於文武之身罔不
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定
則文武之言先正文武之
臣也

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
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盡隳也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
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
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愚謂此書略無
立志全不以綱常讎恥為念其成許成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賄
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非已於不能正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
始於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以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招
申侯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夫夏氏
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
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

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
修召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
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先王得先張氏曰天子同姓謂伯叔父單曰父
正之助也親之之甚將言已無者俊之助先言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

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

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纂疏

呂氏曰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

幾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矣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俊又乏拯亂之助昭小國君耳慨然有復讎志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無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張氏曰永綏在位對先祖懷在位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為樂奄然無氣如此無有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為之志可見矣哀哉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

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

○今解漢孔氏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世修其其說也

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纂疏薛氏曰刑與儀文武與詩告于文人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柅

一占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

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師衆也黑黍曰柅釀以粇草占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也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都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案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弒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志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
纂疏張氏曰周之東遷於晉焉依文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侯當如周公留相王室與之圖復國讎而侯其子如伯禽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矣○或曰平王資文侯以柅其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弓矢傳曰平禮

也則又援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於此，書見之大，雖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泰然以為足，曰：歸視師，寧邦兵已罷矣。曰：用資爾云云，功已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所以終於東乎？○林氏曰：書於呂刑下，有文侯費誓、秦誓三篇，切意周太史所藏，纔至呂刑而止。自時歟，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大誥，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氏鄭必云：于東遷之亂，孔子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氏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見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蔡初王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及，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於趙得之也。不林說何據之末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

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案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纂疏 孔氏曰：費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之，猶詩錄魯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明堂位曰：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監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耳。○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曰：征者上伐，下言征徐戎，魯侯蓋承王命以征之也。○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中外騷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伯禽之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遺也。○余氏芑舒曰：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註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案此則周公已歿矣，洛誥傳中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時與禮記不合。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

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勅之，使無譁，諱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征伐也。○善殺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

纂疏

孔氏曰：徂茲今往征伐也。善殺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殺縫完也縫完其

鄭氏云猶擊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

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氏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冑蓋首鎧也經言甲冑奏以來始云鎧兜鍪古

用皮秦以後用鐵鎧蓋皆從金蓋用鐵也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為飾備

具也每弓百矢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淫大也牯閉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

出牛馬所舍之閉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

獲穿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

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唐孔氏曰牛馬在牯遂以牯名牛馬禮冥氏掌為穿獲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

穿又設機其上防其躍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上不設機

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獲獸為名獲亦設於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

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

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夫主雖不得逐

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故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

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

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伍為敵所

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無可乘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艾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

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與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

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

書集傳纂疏卷六

三十一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此句言善同法甲鐘胃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

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

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僖公三十二年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

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王氏炎曰書取其知悔春秋貶

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

悔過美意書亦不能廢

其言○李氏杞曰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

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

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

○愚謂此篇乃初喪

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

悔過初意相反安

在其能悔過也

首之為言第一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義也將舉古人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

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

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

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附錄

民訖自若是多盤想

只是人情多要安逸

之纂疏

孔氏曰言盡用順道則多盤樂○呂氏曰順理而行無非盤樂

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

纂疏

夏氏曰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

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

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

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

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

纂疏

欲反忌之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執古義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諠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

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

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諠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

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纂疏

葉氏曰番番如世稱

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藩然○王氏十朋曰

番番與申伯番番同化與崇痛化同○陳氏大猷曰旅賁通脊骨也不達皆中度也王氏炎曰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辭為所奪○愚謂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為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也如魯隱欲傳植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吾將老焉當授即授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速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規之下味文味味我思之諸解有以尾上章者孔氏曰以我前日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纂疏**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已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澤流無窮亦職有利即孟子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乎之意**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

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也懷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曰誓之終謂邦之不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安榮亦尚庶幾一人之慶言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愚謂邦之安危係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

稱有利非如次所稱殆哉本孔注即老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結上文兩節有倒斷呂氏以一人為穆公自謂記與書言一人皆謂天子諸

侯稱一人非名也魯哀以此取譏穆公必不其然○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離王道不可望也天下之離莫大於弑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為弑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龜山楊氏曰或謂聖人以悔過取秦誓非也書有二誓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絕也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末有不悔者使不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於焚舟之師知之也斯師何義乎○李氏謹思曰或謂周書終於文

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離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齊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書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文化八年刊

